

翰苑新書

第五十二冊

續集卷十三之十四

漕使類

憲使類

倉使類

宗正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三

續集

漕使類

賀尹漕

方秋崖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臯蕭相國轉漕閩中盍為根本之
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輩轂之間上意則然師言惟允
其貌茲宗師特有使軺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厚畿方
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數頌言等祈涵在

賀鄭漕

王臞軒

矯首計臺藹五色慶雲之瑞抗顏宗校依一道德星之輝
敬飭墨卿晉干讖帥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文獻猶存
籍甚南方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閣之名郎方在盛年
已負遠略三任為令錦每製而愈鮮千里監州興一題而
增重入司奏邸遙貳理庭袖中有醫國方舌底有冰人語

不為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而行剖竹兩藩甘棠
娑婆而籠眷司泉九路李蹊拍塞以酣春召以潛郎迫於
熱地使其道之少貶顧何官之不為去矣莫留重歌今棟
迨其再入即復舊氈芳菲二芳弥章道落二芳難合雖以
此起諸賢之愛敬然亦能來群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
香物論翕然而歸重七閩善地屬有弄兵之虞一礼起家
來任登車之寄策勳者摘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
而不易地褰帷問俗出隻手以活民攬轡登清烟雙眸而
察吏甚盛之事不一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日新善類
星聚如公德望宜還簪筆之班副上春知行聽履聲之近
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射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
直校文列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詭一從沙汰而歸三閱歲
華之久榻來倚席寒甚無毡靖惟外郎之冷官實隸皇華
之未屬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名實未孚稟有風霜之

懼此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似振衣之舊諒
憐氣類必賜提撕持一辨香願定價墻屏之下有三品筆
覲叨居香案之前心旌所期舌筆莫罄

賀高運使

秋產

伏審輟自鷓墀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落有開蜀道之天
將礼樂之皇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廟謨若曰
當宁思古名臣其維武侯為時王佐每讀出師之表無慙
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兩立草廬
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勢匪徒然繫流馬之運其小者
乃睠西土而稟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若人韋今天道
之奸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托亢而拊其背已焚老上
之庭恨不食肉寢其皮爰戮防風之骨然亡胡之未幾方
鄰鞞之可憂試嘗以唐書與五代史而攷之其見於中國
亦三百年而餘矣既犬羊之相啗曾蛇豕之無厭如使狂

嗥於封域之間奚啻鼯睡於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
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
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綍共
惟道山蓬萊之膏次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闥闔而呈
琅玕信已跨崑崙而餐沆瀣迺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復
周土宇而興六月之師其必張漢天聲而決千里之勝抱
吾貔虎取彼鯨鯢折尺蠲而笞之不留賊以遺君父死隻
輪之返者迄安邊而立功名使昇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
冠之廟王氣開而天地闢妖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
之勛皆陳陳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
何某布所聞匪為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
夷吾遲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談
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折頌

賀李運使

王懼軒

起家將漕揭節濟湘舊令尹之雙鳧甫去十五年之近部
刺史之四牡今察二千石而來民距躍以爭迎公馳驅其
何憚某官篤誠而明允簡要而清通言行擇君子之中庸
德業得賢人之久大十年出幕孰居行營司馬之前万里
封侯乃在諸妄校尉之後勇樸望郎之彼出塞膚使之惟
爰從綠波青草之間盡覽赤甲白鹽之勝金掌甫升於卿
月玉鈴又屬之將星與食其武昌之臭又看種柳不若蠟
永嘉之履火待戍瓜有懷清絕之大招復賦皇華之小雅
暮捲西山之雨曉行湘水之春洞庭無波聊護木牛之運
梓扞為郡歡知竹馬之迎有功見知不遠伊迩某強顏佐
郡僂指終更非有海沂之功可歌別駕豈謂瀟湘之地又
逢故人偶聞報之不先慚奏記之已晚儻怱秋水長天之
共且善助之庶安清風明月之分會且歸矣

賀曾運使

戴翼

光膺宸命榮領計臺兩載欽刑已深種平反之福一朝移
節又暫煩飛輓之勞喜依茫之又新豈馳牋之敢後某官
名家貴胄間世鉅賢齊二侯門迭奏垣堦之美雍二仕路
俱蒙旒冕之知海宇覩之如景星慶雲國家寶之猶黃琮
蒼璧萬頃膏襟之波量四時德宇之天和惟平生鄙腐儒
之空談故所學極古人之遠到自司邦憲務合人情吏固
多奸自屏聲而退聽民豈無瘼皆吐氣以獲伸既施利器
於盤根宜駕輕車於熟路然自贛川而北久陶忠厚之風
由洪都以南尤任轉輸之重載念祥刑之已久緬懷將漕
之尤艱與其以此付之它人孰若舉而屬之已效按臨雖
舊恐數惟新暫遲校芸視草之功少試飛芻輓粟之任欲
了邊頭之萬竈須煩馬上之一鞭不妨時訪西山賡畫棟
朱簾之句行即詔歸北闕伴紫微紅藥之吟某備數一曰
強顏三仕雖繭絲保障粗知當務之先柰獄訟催科莫適

有司之責幸際福星之移次深懷明月以棲枝即今位牛
斗之墟已深歸向非晚歸鳳池之上尤望陶鈞

賀湖北遊運使九功

真西山

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衷之聽皇華攬轡
肆嚴麾節之榮眷倚弥隆訓辭增寵某官識優致遠才裕
刺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洪派見
聞復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游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
天屹長城陳樽俎之折衝搃毡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
畧勛多戒索之恢陂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
異渥趣駕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
而賦鸚鵡未妨領略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鷲看即塞翔於
軒陛某睽遠年度在再歲年謬膺外間之雄實接上游之
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唇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

賀廣西憲得郡除漕

後村

渙發綸音昇新軺傳絲霜臺而綰銅虎方歌襦袴於康樂
之城輟星麾而問木牛又總舟車於都督之府焚煌禮樂
傾動衣冠切惟 聖天子每當饋以念民必得大膚使中
持衡而躰國波平不激山立莫移然後能周知田家補瘡
剗由之勤庶幾不肖為俗吏剝髓推飢之事孰視弄印誰
為朕行遐思剖符莫如公可宜亟辭於皂蓋遂加賜之錦
袍凝然惠和醫此凋瘵共惟某官千載風流之人物一家
心學之門庭團和氣坐春風冲襟可掬懷連城佩明月至
實不凋輝映弟兄之斯文茲施聖賢之所蘊既平反於玉
節盍勸講於金華而且訪盧肇讀書之臺凝香森戟謝韓
愈把麾之職輓粟飛芻何綽著於外庸尚小賒於中召豈
洪都素號於襟帶而潢池方寢於干戈宿重兵萬竈之分
屯更期淨洗竭民力百年之供億頗覺煎熬宜奪二千石
郡太守之印章復領一十州部使者之繡斧滲漏搏節豈

規_二流地之錢調度通融非屑_二雨天之粟即廉平之兩
字底績用之萬全澄清天下而術不踈文靖已奇於公素
漕運關中而用常足鄭侯即相於高皇某愚不似人艱難
徇俗少年刻志未甘如山澤之癯積憂熏心無復元龍
湖海之氣彫弊武城之邑瘡痍單父之民縱敏手以何為
况拙材之如許忽聽福星之移次喜知明月之安枝蓋素
聞平時愛士之心可預知今日察吏之意率然賀語允也
歡悰使臣之遣遠而有光切想閭閻之鼓舞儒生之病博
而寡要尚祈厦屋之忭懽

賀余運使除煥章閣陞副使

鄭雪巖

伏以漢漕同寅獲尾冬烝之除日堯章晉直尚分日甸之
餘輝自懷秉負之羞喜有厦成之托恭惟某官性天圭璧
門地鈞衡充然寬大以能容靜而有守投文繁劇而不亂
來則能名錄浙右諮詢之勞付關中轉輸之計宮禁繕脩

之莫會自昔惟難州縣推酤之既移於今豈易公能妙幹
上所深嘉武監褒崇爰有絲綸之煥宸旒簡記尚遲劔履
之升重以使摧加之實直歌枕朝鷄之唱未遠天顏接武
儀鳳之班仍聯帝輔某受知已久竊庇又新幸壽昌之糴
粗登無寇恂之才可借正如倦鳥忽爾傍龍同日拜恩亦
忝一時之升擢觀風受察尚私千里之照臨

賀諸葛提刑除漕

劉後村

妙選名儒就陞計使雖三山父老惜即宿之暫移然七聚
生靈幸福星之未改統臨所暨抃蹈惟均某官氣塞兩間
名高九牧地負海溼之氣貫穿百家日光玉潔之文流傳
萬口科目足以發身而易退難進才業足以用世而深歲
若虛晚遇 先皇寔陪群彥登車湖嶠凜白芷之風馨回
首闕庭悵蒼梧之雲遠屬者睿明維照耆舊具思乃從故
楚之區來按全閩之境聞其風旨則善良吐氣挹其標致

則鄙暴革心於和氣祥雲之中有嚴霜烈日之意茲移使
指就駕漕車得非煮摘利饒轉輸權重上於鹽鐵之論有
感方欲變通公於王伯之辨素嚴必知取予深間富強之
說痛懲聚斂之人養基本以厚黎元捐錐刃以惠商賈承
風問俗脩明此日之皇華足國裕民講貫它時之相業佇
看還召式輅袞歸某猥以孤生試茲劇邑雖終年勞苦無
赫之可書然一念附摩有蒼之在上日者躬負弩矢
郊迎繡衣初乏先容頗垂異顧方念寒蹤之奚托所欣春
脚之潛回繫昔教條謹遵承於下邑矧今命脉實操制於
上臺矯首雲天委身造化願憫負山之力少推煮海之波
企淵明歸去之風豈勝有愧處孟博澄清之下或可無憂

賀曾守除江西漕

王邁

陞班奎閣持節霜臺壺矯耄倪方卧清白史君之轍鬱孤
泉石驩迎皇華使者之車召命拚來上意可卜某官家有

相譜學為儒宗大筆如椽挹紫帽扶輿之氣片心止水貯
金莖沈瀝之清几所植立設施見謂光明俊偉惟莆千里
私我二天禹稷飢溺之思歷三年如一日召杜父母之政
合萬口無異辭試舉其凡可放而數庶足以律貪而起懦
敏足以剗劇而理繁聽斷公則大姓不得以股細民保障
嚴則它盜不足以闖吾圉出絳於帑代輸十萬戶之租峙
粟于倉永遺千百年之利以至增益學廩表章貢闈每加
惠於章縫可貽芳於簡牘士勒碑而載美民肖像以立祠
僉顧借寇恂之一年無階而可又安得元結之數輩吐氣
者多炷南豐之香而祝長年藝浮屠之燈而無虛夕歸裝
何有人知鶴料之簫條福果不差天遣麟兒之抱送好語
流傳於樂職芳名登錄於御屏就畀大藩邁放英蕩二州
爭祁公於治境俱繫人心一道得鮮干為福星可覘天意
蓋巨鎮莫如於江右而弄兵未解於潢池帝念民勞欲復

上趙運使

劉後村

佩犢帶牛之俗公持使指立伸斷蛟剗兇之威兵刑之重
寄有歸臺府之大權增重先聲震疊夙駕馳驅投誠獻俘
談笑了一方之事策勳飲至從容歸四近之班某倚席宗
庠托身德宇屬有米薪之疾致楮拂繭之恭然受助不後
於小人諒知遇必原其細過簷花細雨謾為首宿之愁吟
檄草飛風空羨芙蓉之妙選

長淮遣使少迂革省之望即支郡東僚誤及遠方之寒士
嘗牢辭而不獲祇嚴命以亟行喻瞻雙節之威冒致一戕
之敬某官疏通而密察宏毅而裕和讀鴻寶之書見聞洽
甚生麟趾之世信厚藹然早講學於河汾且第源於伊洛
四海共推於名勝一門獨擅於弟兄至今天台赤城之區
視昔河間東平之國風雲凌厲孰不期射策之初歲月逶
迤猶待課鳴絃之最及上更於聖化方下覽於德輝謂陪

豹尾之間乃剖魚符而去果放召札趣澤親圭徧履清華
久負丞郎之望並將英俊半登供奉之班屬淮更凋弊之
餘而帝遴澄清之選亟濡六轡往建兩臺方固藩籬凜若
邊防之未弛已空籽柚蕭然民力之可哀諒衣繡之光華
首塞帷而康按脩明斥堠賑貸儉荒內安鴻鴈之離居外
使馬牛之被野周原諷度顧何憚於載馳漢殿論思行有
光於三入某為儒不力入仕以恩少也讀書亦欲激昂而
自見壯而涉事方知迂濶之難行又况憂患之所耗亡疾
疾之所侵蝕已決買山之策苦陳堦臺之言長勝注官甘
守閩中之次大鈞播物俾為塞上之行了無騎鶴之資幾
有葬魚之厄整生涯之漂蕩環幼稚之啼號未定驚魂來
趨賤守自揣拙疎之極不逃臨察之公雖安邊境立功名
固大裨於廟算而悉聰明致忠愛異少助於平反

上趙都運

崇鮪

王臞軒

先世同曲江之集桂籍猶香末寮依近水之臺蓮池有潤
行潔躬而受察先泚筆以通名共惟某官尊主庇民之盛
心通今博古之正學德容冲粹翔鳳儀白玉之磬文律森
嚴瑞麟掣黃金之鑰二紀斜飛於州縣一朝入對於班聯
總籍仙源益茂帝宗之枝業贊籌台佐養成相業之規模
盤礴乎雉監稼御讎正乎芸籤縹帙多閱理義大有建明
屬主計於京畿旋陞華於傑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
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仰十五州之歲計贍數百萬之
軍儲綬之則往往之興急之則充充告瘁今士夫清談之
弊昏溺波沅明執事體國之忠可與天對每當事機之有
肯綮處以談笑而無留難鞭不策而足國裕民轡一攬而
澄清激濁京師大計之先定境土再復之可期給餉第一
功行封莫先於蕭相弄印凡幾月熟視無易於趙堯况登
先忠定於初元自有我寧宗之故事伏念某性天不穎家

地最寒少而熊膽之苦嘗壯也羊腸之飽歷文闡鏖戰被
體百創昕陞策名避人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
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史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行
將贊畫於帥垣自愧未閑於宦譜循介成癖鯨曠莫逃念
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况叔教之後
今且困誰實念之而山公既在汝不汎賴有此耳諒在高
誼必為動心庇覆之以喬雲甘露之光獎借之以大呂黃
鍾之重苟垂金鑄庶可玉成事長必恭如在察父哲兄之
側進身有望或叨門人小子之榮詞短意長形留神往

通王運使

劉後村

皇華望重極霄漢之尊嚴墨綬官卑近風霜而震摺行矣
孰爪而問戍悚然席藁以登名共惟某官宣慈而惠和辨
智而閑達昔在元祐比明道慶曆之隆於惟樞臣為君實
晦叔之黨去之千載猶有生氣奮乎百世可興懦夫至今

諫書具列國史魯臧孫之後蓋有聞人唐鄭公之孫克肖
前烈而况種花者再剖竹至三累遷李廷兩入蘭省縱未
幹旋於魁柄亦宜扈從於屬車昨屬公朝惠顧七閩之樂
土煩即使出為一路之福星無疾聲急呼於戶庭有陰
功隱德於里田威搖山嶽而未嘗輕發明燭毫末而不忍
盡施每竊聞輿人之言謂深得奉使之體新天子不世之
主方欲中興士大夫如公之才豈容外處風雲之會漏刻
以須伏念某見擯名場嘗遊邊地慕安期生之畫策始亦
談兵尚魯仲連之為人已而拂袖因營水菽聊欲絃歌俗
尚氣而輕生官恃益而為命務為急急既不便於民間如
付悠悠又恐虧於公上凡崇臺之操縱閔下邑之慘舒非
少推煮海之波安得有負山之力雖斷無異政能臻馴雉
之祥當恪守寬條深戒烹解之擾惓惓之至縷縷莫殫

通張運使

李梅亭

飲水西江未及瞻舍人之樣披雲南嶽行當參都漕之臺
欲提壘丞上累膚使寸丹炯若尺素布之共惟某官心契
九秋眼高四海周情孔思探鳳髓以調膠宋艷班香拔鯨
牙於刺手早司存於雨露既感會於風雲厭承明之廬人
共期於三入歸靈光之殿天實相其獨存聊歌小雅之皇
華來領大招之清絕上原下隰拓長沙十里之平重江復
湖護洞庭九州之大齒髮未凋於計相腹心當屬於留侯
豈舍王哉今召君矣伏念某蟬聯成紀鳧徙臨川家故一
寒無蚍蜉蟻子之援仍獨令有驪駒狗曲之嘲歸尋黃獨
之苗甘老青精之飯猥蒙文石之陞俾讀武岡之銘自非
使者之汝容轉恐丞哉之餘負鄉人見孺子之入諒亦惻
於仁心長史無宰相之才詎敢干於萬口

通陳漕

王耀軒

庾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嶽

雲間之旦增煥繡衣因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
吉語敬候前驅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之古出處
語嘿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聖人之耦及值明昌
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
若飛鴻之避戈落落權門不然胡勇退於中流而乃甘斜
飛於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周祥於田
里秉輶察吏精神鎮壓於山川歡聲溢於道路之石碑實
政紀於山林之野史時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
上知歛散之有方易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飢人困川竭
谷虛節以制而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歛民而足
用度亦前賢此他之遺規惟人心既久於相孚雖皇華未
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
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
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諤見者忌之一齊人

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
或者之肆讒及三熏三沐以來前荷載突載言而加拊既
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官路之險巖寒士之依主人儻許一
辨香之請宵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通陳漕使

方秋崖

伏以遡函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意獨
馳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聞華除
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斗之躔
為之贊喜共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之冰吸沆
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烟火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
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蟾蜍而飛固已搏鷗鵬而上
有用之學無施不能銅虎符竹使符兩入三刀之夢木牛
運流馬運載歌萬竈之化諒迄外庸式適中詔出駘蕩經
駁姿華涂在步武之間叫閭闔呈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

僉所矚者身其見之某肝萬無竒頭顱如昨夜讀寒窻之
雪色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漸色雖了癡兒之事不
幾俗吏之為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孔融之絳帳見似人
楚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緜袍

通兩浙運使朱都承

劉後村

投身吏職問譜山陰引領使華有廬汾曲室邇獨思於人
達波及猶異於君餘三沐含芳一牋奏敬某官以神峰之
雋加月之如科斗字屋壁藏獨傳文獻菟首射俎豆禮
猶有典刑鄙王福時續詩書之亡小邵伯温集見聞之錄
有功絕學是似前人慶元黨禁則卷而懷嘉定化更則翔
而集將有達者仰盛德之傳家其在茲乎為斯文而吐氣
而乃舟引而去轍環于行幾年不到於鈞天一節近趨於
幾日方經齊圖回之有賴何論思獻納之足云某徒抱浮
多不償實用少時祖逖嘗有北清中原之心中歲義之欲

為東遊滄海之計耕釣有林泉之趣絃歌為菽水而行昔
過考亭故居嘗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闕里夢寐想見文
公豈知高山仰止之邦乃為有錦使製之地生芻一束斷
可脩墓陵之恭玉海千尋獨恨阻鯉庭之識非敢叙大父
老人之舊好盍願聞先生長者之緒言輒持空函以代古
贄世情甚薄誰肯憐瓠葉之交高誼未寒尤垂軫練裙之
子

回潼川提刑權轉運謝太博

興甫

李梅亭

守蔽芾之甘棠正疑謫滿歌透遲之苞栩敢冒恩除甚慚
不菑而奮又懼無麵之餅亟從控避猥辱褒期共惟某官
心和而氣平入今而學古源流自康樂之裔洒落有宣遠
之風招館下之諸生詎嘗狶苓之進展治中之別駕不辭
驥足之淹尋宅於內川俱騰歌於五袴手提文柄心造化
爐禮樂遠而光華遂驅雙節師旅因之飢饉全出一陶茲

暫尋香火之閑寧得歛雲霄之步重珪疊組已觀游刃之
恢然截鐙留鞭共看發硎之新若佇湍四牡徑從六飛某
已愧代庖詎堪秉傳折楊而和白雪願亟賦於歸哉轉粟
之上青天異別求於能者

憲使類

賀新浙西陳憲

鄭雪巖

恭審身辭禁闥勇退急流詔起林泉趣來近甸式表玉旒
之眷注俾持繡斧之光華一札初傳八州交慶共惟某官
志大而氣直學博而用周接東嘉師友之源流盡掃支離
之習究上世帝王之軌範獨尋精一之歸累先諸子鳴徑
登千佛選仕不擇地志欲康時方召鄭侯給餉謂不絕也
無留孟子歸志而後浩然方當淮濱土徹之時豈是野渡
舟橫之日有來翔鳳衆賢聚於本朝豈使白駒伊人藏於

空谷姑令將指非久持刑整改步於雲霄依清光於日月
某姿稟雖異出處略同終歲葦盞共聽五更之鳴鐸一時
領袖獲隨三舍以彈冠猶記相會於鐵甕城頭曾約同寅
於姑蘇臺上舊吟尚在宿願方酬思末路之惟艱喜故人
之相遇重來越俎羞棠蔭之尚存有好斷金想蘭心之未
替望塵有喜展檣馳情

賀浙西王憲

洪平齋

共審文奎寓直憲節升華江上擁麾已見波濤之帖息日
邊衣繡更觀山嶽之動搖一道生風萬殊吐氣共惟某官
學高柱史望重甘泉東坡六君子之游恨不全於此世慶
曆三諫官之列記曾見於斯人迅雷破柱而不驚秋月照
潭而自許雖時移而多變終道大以難容付萬事於醉眼
之中發一笑於塵容之外靜觀頽浪獨能立砥柱於中流
出鎮要津但見橫孤舟於野渡有非常之人物胡不在於

朝廷宜諸公包血指之羞而天子思沃心之助拔援自近
臨遣有光紫甸持平要使星沉於貫索清朝振武已看雲
接於蓬萊少焉歸奉萬年之觴自此遂前半夜之席徑煩
補衮坐底迂衡某塵冗理頭文移掣肘化金無策五銖赤
仄之幾何詎昂有緣一粒丹砂而已足彈冠自喜削檣難宣

賀江東譙憲

真西山

中詔起家外臺抗節民懷遺愛昔嘗敷惠澤於畿東帝曉
舊入茲俾按祥刑於江左寬條一布屬部交欣某官敏識
造微英猷邁往班香宋艷文推行遠之工夷清惠和行有
適中之懿自拾魏我之第亟儀清切之聯七寺為丞朝論
稱其端靖九江作牧政聲播於歡謠自陞蘭省之高華旋
搃瑤編之筆削禁途甚迓方共僣於平登風操獨高乃徑
成於勇退蓋志本及人而謀身則緩故官雖在外而行道
則同星輝婺女之纏霜肅會稽之壑暫奉真祠之佚良深

當佇之思吳越之壤八九州咸屬按臨之會雲漢之章千
萬軸重新寓直之光願無緩於平反庶不妨於趣覲某按
能甚下席寵過復八年鴈序之游六棧整坡之直愧大恩
之難報乞偏郡以自程敢謂綸音驟放使指外庸何有內
省靡寧同夢鈞天曾未忘於曩契並驅原隰願無虧於良規

賀江西胡憲

洪平齋

共審總權督錫兼命亭刑墨經從軍允合古人之度禮綉
衣照里亶為此日之榮恩疊組有光同袍增慶共惟某官
奕邦哲匠名世故家仲連又不帝夫秦而強中國滅孫宜
有後於魯以勸善人手欲擘崑崙太華之山氣可吞洞庭
彭蠡之水官所居而輒大民於去以常思藹然以儒飾吏
之風卓尔移孝為忠之志屬潢池之子尚偷活於弄兵而
新居之民久告躋於和糴調征方棘轉餉非輕惟卿大夫
不勝桑梓之憂知聖天子欲弭萑蒲之警起司飛輓坐領

平反昔嘗聞過家上冢之榮乃今覩就第建臺之寵士
我公而張膽賊聞此舉以寒心豈惟飽大軍於蓐食之秋
抑亦托平民於顛連之地戶庭出令已知策流馬之勲草
木助威佇見革帶牛之俗好聯棣萼同挈荷囊某舊亦有
連頃嘗受察自墮在火坑之苦待喚回寒谷之春拂拭塵
冠喜有九芝之詔追隨賀履恨無一葦之航

賀潼川李憲除夔憲

前人

自天出綽易地塞帷家人有嚴君焉舊膺此選皇華遣使
臣也今世其官雖曰因避親之嫌亦見善繼人之志夔藩
幸甚梓部駭然某官器重以周材弘且毅與人忠而執事
敬見善明而用心剛四國干藩茂甘棠之弊芾六轡如組
訝苞栩之倭遲曾未暖席之間倏有改轅之命惟西蜀之
門戶倚三峽而為咽喉昔先正保衡於此展澄澗之志今命
汝大正庶乎軀欽恤之心遙知叱馭而驅之會有解印而

去者忠信缺矣蓄積缺矣暫勞霜節之馳錢穀幾何斷獄
幾何佇對九宸之問某方依雲覆忽報星移雖難留有脚
之陽春然尚冀驩顏於廣厦送我而入楚澤固猶恨遠水
之遮思君而不渝州會問訊清溪之發其為忻懌固既編摩

賀寺丞陳提刑

鄭雪巖

爾膺褒制來按祥刑內通玉筍之班丞聯月寺外秉繡衣
之斧節建霜臺方一道福星之臨如六月甘雨之切先聲
所至僉望已蘇共惟某官清冷於冰量寬如海六奇贊畫
追戶牖之密謀九葉流芳踵古靈之舊學不求梯援獨立
岩棱涉歷江淮表裏之區諳究荆襄便宜之奏功成制幕
焚發刀州親提百萬衆能罷之師尺護十一州牛斗之鎮
傳檄而定易地而然就加按察之權將底輯寧之効師失
厥律民被其殃天子遣皇華豈但咨詢而已名公爾王命
正觀方略所先蔓固貴於預圖器亦虞於所忌子孔欲看

載籍國僑去之而衆心向安斐豹焚丹書宣于從之而勇
夫竭節必參權義可正紀綱馬首是瞻徂詐作使惟沉幾
於掌運之際自消患於指顧之間昌黎一入而鎮州平令
公載驅而回紇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必用真儒斯無敵
者茂疑績用益固簡知如某本是書生豈閑武事未除鴟
集良難木鐸之宣適值鳩張寧願席羶之冷不免孤矢之
為備敢云俎豆則嘗聞所幸六轡啓塗萬物吐氣登車登
清天下請自近邦行部課試諸生首迎都騎心之所蘊言
則難宣

賀陳憲平寇

戴翼

螭蚴錫命龍節陞榮奏捷至三喜悉平於群醜論功第一
宜峻陟於穹班塗詠交歡臺治愈煥某官精神秋水談笑
春風暗合兵書料賊而如料敵指麾介士擒寇而必擒王
籌策定於樽俎雍容之間號令行於賞罰分明之際風走

十八灘之曉鏡爭潢池天回一十郡之春劔耕綠野捷書
來上朝論聳聞更生幾百萬之窮民冕旒喜動接武八十
一之元士繡斧光增第師中之錫未償厥功必席前之問
始究所學外勞如許寧淹原隰之載馳中召杏來行見朝
廷之大用某身羈雷邑心繞霜臺側聆恩褒喜倍倫等盍
先馳於慶櫝愧邈在於偏陬首用先生作棟梁此日發西
江之軛不以下躰來葑菲異時歸東閣之鈞

賀曾提刑

王懼軒

跡渥綠綈宣威繡斧清白史君之德政方播湘城皇華使
者之風聲復行閩部敬裁吉櫝晉涵賀床某官粹學本於
家庭大名垂於宇宙堂堂先正餘慶曆元祐之典刑籍籍
二難有玉局宛丘之標致春秋方富名字已杳曩者重湖
之濱窘於潢池之警孤城危甚飛書走檄之載塗半刺屹
然綏帶輕裘而弭戾亦既十萬家之蒙福居然二千石之

即真笳鼓申威嶽后波神之震疊袴襦詠德禪官野史之
流傳惟時七聚之區正簡五刑之寄乃煩名勝求此平反
適惡子之請張倡偷兒之嘯聚周諏所至雷轟電掣於令
下之初奏凱而旋風恬雨霽於事定之後况南國之崇陰
維奮而西山之葺燾方新士民素習於教條臺府相為於
脉絡馬范之義政如兄弟特姓不同于張以陰德遺子孫
于今復見夜壘頓清於刁斗畫庭可卧於桁楊僕雖至愚
切有過計今之所謂民賊多長惡而不悅上而苟有仁人
盍之病之所在必欲革帶牛之習當先徵碩鼠之貧至如
白粲之價侵穹牢盆之罔太密此實召戎之本諒閔憂國
之懷讞獄暇時訪南豐道山之墨刻還班有日復西清法
從之青氈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殿廬校藝踈狂昭
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群弟方企崇臺而受察
慚無寸援以為容疇昔先君曾出龍飛之榜中間賤子獲

陪鳳序之遊儻以臭味而垂憐庶幾飲喙之無恐有三品
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賀葉都鈴權憲

光奉宸綸爾將使指疑香畫戟方歌二十石牧守之良持
斧繡衣又借十一州兵民之重星臨所暨風動攸同某官
人品富韓淵源姬孔黃鍾大呂之氣韻欲隱雷霆明珠拱
壁之文章渾涵星斗議論有諸典刑者在事業皆六經中
學問中來自西山老先生推轂以薦賢而東閣諸鉅公交
口而推重起從鄭里來抚贛川士飽而歌馬騰于槽旌旗
改觀時和且豐農狎于野襦袴興謠姓名既東於御屏恩
寵果頒於褒壘帝謂江西數郡屢罹寇燬之餘公實斗南
一人宜任平反之寄民何幸甚天實福之奸氓想覲德以
賣刀貪吏將聞風而解綬第恐九重之思賈未容百姓之
借怕挽升斗以救鮓枯草展澄清之志整劍履而趨鸞列

即登禁近之華某朴矣亡庸推之不去試邑無譖鼯鼠之
技五窮顧影疇依烏鵲之枝三繞嗟畏塗之歷久而末路
之尤艱際會自天忤懷有地寬其轡勒閑其筋力幸棲身
德宇之餘引之康莊脫之泥塗更引首化鈞之內

通葉憲使

戴翼

東璧清纏暫領繡衣之斧南昌小吏喜依玉節之麾誓以
身歸大造之陶鎔瀝此膽於細夫之竿牘犯嚴造次竦命
凌兢某官學老而文雄人今而道古真才瑞世炳二六泰
階之昭符勁節凌霄巖二九華峰之鍾秀所養者得孔孟
聖賢之定力故發而皆躋高遠大之奇勳自登龍虎之上
游遶展驂騑之雋軌三異奏庸於花縣十行促覲於樞庭
綸院換揚官無冗爵計司豐行軍不乏需當明天子不諱
之時居大丈夫敢言之地喜謀告后鳳鳴于崗而梧桐以
生正色立朝虎猛在山而藜藿不採望峻回天之力革陛

維月之照方觀要路之橫翔胡乃急流之勇退蓋天欲救
細民於積年之涸轍故上特畀以一道之祥刑除命甫馳
列城交踈豪黠私相頽而喪魄閭閻得一笑以伸眉蘇孺
文果不受故人之私范孟博真有清天下之志雖江右搃
十一州之地願駐蹇惟恐朝廷不三五日之間別頒褒壘
某蟬蛸小用芻狗棄才家貧而笑饘粥之無田技拙而藉
詩書以為業聚徒庠序飽二十年學舍之藿鹽負米朝脯
奉八十歲親庭之菽水雖鷄板屨之捷柰龍門萬丈之高
迨於癸未之春始玷慈恩之列仕不釋祿急於為親弟一
尉如綫之微而衆務焚絲之集矧茲鄆邑之重尤非謗材
所堪倘無歸嚮於中寧免譴訶之反幸戴二天之在上庶
幾一日之能安河漢瞻星漸喜近熒煌之座樓臺得月願
永依臨照之光

通曾憲使

戴翼

綸音錫命繡指陞華人僕公來爭致南豐辦香之敬天憐
民困俾沾西江斗水之波一路得賢萬物吐氣頓首申慶
亟之禮披心寫屬吏之歡某官學老而文雄人今而道古
一貫家傳之衣鉢百年相種之簪纓忠孝萃在一門時謂
德星聚才猷魯出當世公實廬山高自策足於亨塗即蜚
聲於雋軌州縣特小施而已規摹有遠到者好宜十行促
覲於日邊胡六轡尚馳於江右帝懷此土凡幾罹兵旱之
灾公乃福星姑暫出虛危之分威聲所至風采頓新窮寇
自束手以願降汗吏亦革心而退聽蛇鼠之害既去鴻鴈
之居自安不勞指麾悉就條理民何幸甚天實福之登孟
博之車行遂澄清之志前宣室之席即膺召問之榮某眇
然書生冒茲邑寄每嘆孤寒之無援惟知職業之自脩其
柰迂踈鼠技已窮於五伊誰憑恃鵲枝空遠者三幸天開
臨照之明俾日席併懽之賜益加勉勵庶免譴訶念福泉

均父母邦嘗竊河潤百里海潤千里之茫今職守屬部封
下復叨人有一天獨有二天之仁

通趙憲

王懼軒

衣直指之繡以建臺矧是宗盟之長着從事之衫而入幕
最為吏屬之卑幾年引脰以仰高一且潔身而受察倉皇
告至俯偃通名某官稟氣也剛觀道於獨追河間於千載
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
科第不輟灯火雖處公族全似布帛謾以緒餘見之施設
固嘗憑軾甘棠參韓木之千尋總一擁轡歸橐無端溪之
隻石在我者大而地無小每官皆清而人推高司郎泉南
遺愛渺洛陽之水剖符湖石驩聲開衡嶽之雲方人物之
耿然如執事者有幾歷事三紀而無朝蹟知榮進之心輕
連拜數州而駕輜車况祥刑之寄重與其枉尺直尋其道
屈孰若高牙大纛其志行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苛得情於

五覆中而不喜園扉畫掩貫索夜沉漢庭尉活人者千今
視之而剖蓀唐宗室為相者九將去此以登庸伏念某殖
學代耕賣文為活大廷對策忘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
何惜避人之三舍冬已迫於瓜戍夏方依於蓮池惟知直
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養母昔居隣壤猶懷高山仰止之
思今致使華敢作明河可親之想如聞雅量徧喜吾侪倘
稍賜以寬容庶苟逃於瘴曠筦庫七十家之薦雅知趙文
子之憐才厦屋千萬間之依竊喜杜少陵之有託

通章提刑

劉後村

繡衣望重竝立霜臺墨授權輕謬分雷地辱在通家之子
弟素欽當世之儒先問成云初登名惟謹某官氣涵剛大
識造精微烈日嚴霜皜皜立身之潔光風霽月温温接物
之和寔觀平生綽往高節舉世由旁蹊而進惟公遵大路
而行留滯曲臺豈甘為野外之藪栖遲即舍不肯詠觀中

之桃自拂衣去乎日邊而仗節徧乎天下京畿震悚湖嶠
爾清平揖權豪不識漢將軍之貴奏繩將相稍鋤唐節度
之強向使謀謨乎廟堂奚止動搖乎山嶽然且數臨大府
復使全閩風生按問之條春屬平反之筆至明而養以晦
若寬其實則嚴君遣使臣雖曰遠方之蒙福國無君子可
勝善類之寒心佇錢禁途邊扶世道靖念某稍通章句不
切事情以在兵門嘗秉陳琳之檄筆晚臨林下始為杜牧
之罪言昨授男封蓋謀親養豈意公私掃地憂責如山何
止赴湯蹈火之危預起向若望洋之嘆追惟先世豈無托
子之交賴有明公獨任恤孤之責且絜提其同氣必容覆
於微縱雖隱然而有憂猶恃此以不恐既為漢令敢之弩
矢之羞嘗學孔門切慕弦歌之意

通劉提刑

李梅亭

丹墀賜對繡斧詳刑君遣使臣固光華於在遠獄為司命

必明謹而不留一賢觀風萬物吐氣某官器函方重識抱
浚明曾中風月之無邊一塵不染筆下源泉之不擇萬斛
而羸頃厭承明出將英盃以充幾施邦正天不違顏障百
川回狂濶海為縮足願退須於棨戟復出駕於軺軒司長
沙千里之平惟良折嶽澄洞庭九州之大何擇非人從知
察小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周爰咨度即開衡嶽之雲
慨然澄清何愧滄浪之水所恐思賢於宣室還當問路於
脩門某起家一寒去國三暑強顏倚席昔慚洛下之生箱
尾對壻今補默中之佐雖云二郡正隸六條庶不掩壘敢
嘆丞哉之余負慙今成癖亦惟使者之汝容

通方提刑

方秋崖

伏以繡衣而立雲漢聿瞻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切嘆
郎官之宰雖迥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敢以名聞
道其懷仰共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允勳者流當其

揮玉塵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宸胡為豸讞迺輒鴟班
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知此矧我朝以仁立國於
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之春盡布紫泥之旨然金科奉
九重之敬卹而玉山有一卒之叫謹繫我甘棠勤公行李
持斧而捕盜賊想聞暴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
郭細侯之故事少註凝香之寢難稽聰履之朝某徒抱區
區見謂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為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盡
成類狗之虎歸眠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箒粵自落
南幾於敗北尉溧陽而吟借家具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
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烟之澁勒尚驚風雨之漂搖方
自拔於選階曾何知於縣譜邑而謂之債邑蓋亦望而駭
然民皆可以為良民或相安於拙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一
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桑之課五刑服五流有宅尚邀
鞠草之仁

通新李提刑

鄭雪巖

伏以錦帆泊洪流已周咨訪繡衣兼盡戟今易澄清天子
弄印匪輕使臣召環適至尤資風采盡掃瘴塵一聞令公
宣威無復苗民逆命共惟某官眼空四海量廣八荒曰文
曰武可以全才學書學劍不為小用百篇落筆不減太白
風流萬卷填膏宛似鄴侯韻度鋒芒小試穎絕卓稱峽開
桂陽已卜巨川之能濟巢空寧化安有蔓草之不除笑談
折衝整暇止武於赫績用累見褒嘉內聯實閣之榮班外
作金城之良翰番禹失律何足煩流馬之通潢池弄兵其
誰慰涸魚之渴先聲所至僉望已孚西賊聞之皆驚南人
自此不及春鈴府實接於三路而憲臺時置於雙江山川
峻激致人性五方之不佞溪峒險巖有習俗百年而未化
北憐相勿同里為仇少昧曲突徙薪之防便起烈焰燎原
之禍僅雖安集未底聖疑為國深長謀之在公指麾間爾

今之事會迭有正以望實為先宣帝聞東海蕭生召歸欲
壯本朝之勢仁考以南粵襄公可任永圖百年之安
只恐恢復基圖不容淹留旌節豪傑為時出請廢少陵整
頓乾坤之詩功業如山高願繼元結鐫磨石崖之頌某濫
吹油幕之下竊庇雲宇之多所願執鞭正切生平之慕乃
獲為御得陪執事之先宵中之梗槩欲陳紙上之繁蕪難
寫以分言之則雲泥勢隔以道論之則草木味同惟大賢
之有容庶小夫之自信已蒙躡履不待設烏大夫之羅雖
之運籌尚與全蘭相如之璧其為依嚮固既編摩

回立提刑

方秋崖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畧玉之題遠致無金之饁可
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為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不臧或正
坐浮家之講噬臍何反拜手惟慚盡以卻則不恭夫豈受
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雪已借一帆溯江東日暮之雲莫

彈方緒竦趨輦轂爾緘絨膝

回黃提刑

方秋崖

歌赤壁賦曾識史君之不凡移碧玉環寧知老子之可笑
要是荊州牧之賜使為鄭公鄉而來共惟星辰光寒風月
灑落未了竹樓之記聿來桂管之春乃節乃麾倦遊屢矣
某丘某水燕處超然雖寧作赤城之老仙恐未容綠野之
閑處落難合公亦坐惡圓耶飄不群是豈能乞巧者
天且定矣帝於念哉某一生草茅百事土苴昔者同韓非
之傳戾契謂何今又避庾公之塵牽率至此願不能刺
作婢子語夫然故時觸權貴人咄哉是行豈其得已治
齊舍盍韋清淨之可師以柳易劉想荒餘之已甚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四

續集

蘇大芳

倉使類

賀留倉使

名公著

擢從需雲使重使閩昕殿促朝認乘輅之風采度臺坂建帶唧袖之天香上歎賈以忻然吏聞滂而凜若有光臨遣甚幸同寅共惟某官浮石清流爛柯仙品傳家遠業皆自出於機緘蓋世通才獨善藏於芒刃糧審迭更於中外農祥妙著於句稽半竹攸分甘棠勿翦帝與懷於先正民未遠於去思爰畀所臨庶幾是以雖曰股肱之郡聊為衣鉢之符然而治劇剗繁已彰殊效孰若觀風問俗庸廣周咨固不待於汎宅浮家則全藉之摘山煮水睠淮南嶠微遠尺天生齒寔蕃官箴少弛皇華風動俗預想於澄清宣室夜闌指親承於密勿送之禮樂於彼陞原移今日之留中

為後來之入侍其昨經崇閑獲際高標放如金石之聲茲
猶夢想幸甚標擣之質更得因依漸馳傳之甫寧正飛芻
之未達出多於入見不逮聞况如諏民核部之難又在通
楮規益之外王事靡盬慮碩於同舟德音不遐願拱聞
於避席

賀曾倉使

洪平齋

共審詞綸渙寵慶節升華鳴履而上星辰夙仰望即之宿
衣繡而立宵漢聳觀膏使之風民皆歡声物有主意共惟
某官學問正大典刑老成襲南風之箕裘宜益大於教世
之後傳東萊之衣鉢早推高於諸公之間建安卓犖之才
名正始風流之人物脩然自得澹石無營利足飭人競嗜
刀頭之密術能醫國獨藏肘後之方一斂粉於粉闈久寄
情於綠野手弄鑑湖之明月胸吞禹穴之晴雲琴本無絃
句常有眼固可邀造物於靜中之地然豈置蒼生於度外

之時夙駕起家薄言問俗乃睠江東之故國方移河內之
窮民奪路殍於烏鳶雖識仁人之志空害藏於雀鼠柰多
點吏之奸惟能正一道之利權斯可壽群主之命脉皇華
攬轡姑馳四牡之閑閑禁角鳴鞘即扈六飛之耳耳某蟲
冰見解螢雪生涯歲月消磨影墮群飛之末祿期傾倒氣
寒再鼓之餘獨冷自甘一寒誰念不圖采藻之樂遽托態
棠之陰俗客不來恬目對芝山之曉兒童相約歸心詠沂
水之春

賀陳倉使

王臞軒

輟從卽省出建度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為
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岳后擁英蕩以前驅湘靈聞先
声而起舞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孝易通神
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
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

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
乃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憶爐亭之舊橫經朱邱平分講幄
之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才於冰鏡但從平進
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畜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
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留行與其負枓方鑿扞格於中
孰若高牙大纛從容於外况在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權
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
西北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為時一出寬上隱憂蹇帷皆起
廢之方攬轡即折衝之畧必有偉率以疎群觀富貴浮雲
固万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舌多
拘與時寡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尺言不知書生之踈轉
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切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首
營菽水始是曰莖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
而為正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賀臞倉士

王臞軒

至上官亦嫌其許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通
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幸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養敢
昧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
有智伯尚庶幾焉

出綸闈闔乘傳薰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
奉太夫人之養增耀輜軒部民舞手以交歡屬吏奉杯而
相賀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
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文之而金石
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繇歷歲時所至
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
芴立以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
有邊陲之警冒替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斬色早奏
勲於淝水旋坐笑於衡陽藹然政声得之道路字民則催

科寧拙附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賜而賜曰雨曰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望延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迫於雪車舞綵袖於春輿遂蔡端明便親之念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李力之小試闔城臥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覲而粟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悞而年不飢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滯老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安詩將駕龍津伏念某孝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於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以鄰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儻

賀王倉使

王臞軒

軫薄雲之念冀洪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候察又哲兄之教將毋來諗願推仁人君之心

輟班即省司度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清擅猶舊皇華使臣之風採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切謂將指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曹為遴選東南之力竭矣裕藏焦熬西土之事紛然符移旁午况當水潦饑饉之後居多溝壑流離之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有和氣某官章天奎壁鎮地高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稱相種一鳳獨儀於天學見謂人豪乘陞舍選以策勛力遜孤寒而歛步游戲文章之三昧皇露政事之一班赤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之功入綴周行不趨捷徑未輜出守追還樂職之騅謠白鹿崇儒喚起爐傳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召歸雞舌之香方熏豹尾之班在迎人皆

爲之愆通公獨付之笑談一節請行六丁莫挽維先文定
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是祥祉
如是雖隔賢声刑獄幾何錢穀幾何素閑相業世道益甚
人物眇然四牡載馳必駕輕車於熟路三槐無恙歸留一
柱於明堂伏念某家地單平性天蒙督二載身依於綠水
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
何如有鹿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爲活幕府成期之已及
書生宦譜之未閑惟臺府本同躰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
之子弟教誨之以樂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尊
明庶少逃於瘴曠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
和氣願回於忝律

通王提舉

李梅亭

抗章引外揭節司平正士去朝四海之疑未釋望即問俗
三湘之幸則多况以部刺史之天臨來舊令尹之地民信

之矣帝念在茲某官天韻崇祿風猷膚碩學問廣天日光
玉潔而皎翔志氣清明燭照數計而龜卜早提邑最入踐
朝行徧儀清選而人訝其遲立登要路而公不之領古之
君子寧可祿歎而氣豐今之謀人詎恤身進而德退拂衣
勇甚攬轡慨然載歌小雅之皇華復領大招之清絕我聞
在昔三異具見於一同民到于今五善固折於重拜所虞
駟照靡侯鴈回某去國三年起家二郡瞻霄漢之佳士昔
蒙或輓以或催逢瀟湘之故人今乃受榮而受察偶甫至
丞哉之璧未由望使者之車文儒申申既喜聞柳公之不
遠武崗矯矯亦幾見王導而無憂

通王提舉

劉後村

矢惠七閩褰帷而至地環百里傷錦是憂拊水蹟以自危
凜霜威之難犯敢陳固陋以瀆高明某官經明而行修德
盛而仁孰章元之作可方揚雄尋微之功不減輔嗣蓋其

經緯乎皇帝王霸之學固已馳騁於學校科舉之時文獻
足以接前修策畫足以定大事把臂入童蒙之社抗禮分
水心之庭奉盤而推要是吾儕之盟主持券而取宜為天
下之美官柰何稍繇博士議即寢遷郡國相守靜觀時事
寧無憂宗周之心勤撫細民不見薄淮陽之意厥今勃興
眷聖並攬英豪方欲人之作新故選使而按察然而以言
乎內則脉病已久以言乎外則尾大可憂世無排難解紛
之才坐視至此公有林焚極溺之志徐行可乎天將開平
治之其上必付圖回之柄詎容遐壤久借福星某以不免
於定命迫於養志遂尔折腰以鹿蹊無所用之才當敗壞
不可為之處未嘗習事使治劇以撥煩不善生財欲幹無
而為有按臨之下汰免則宜昔嘗拜紫氣於路傍今仰視
皇華於天上雖車笠之頓異尚轡銜之小寬如緇衣兮不

足辱好賢之數言墨綬者儻為霽行部之威

通王倉使

方秋崖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北斗愧郎官之宿分凋邑於
江東曠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閩里老父私相語矣
謂鄉先生其必憐之共惟某官妙搗玉兔之毫幾跨金鰲
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
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當其呈琅玕而器閭
闔為已朝闥風而夕崑崙胡為勇去於筍班乃肯平放於
粟廩意者皇華之遣簡於青燕之間若曰欲聚眠聚財何
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
中切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
豈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字之香端直花博之暖敢端此
笏引睇于庭 技上黔驢朴如鄭鼠三戰犇北燈寒幾絕
於韋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於荷葉每賦蓋勒擯抑之霧

雨偶脫蕭條茅葦之瘴煙迄班引於嚴宸復驅來於債縣
至則數家聚耳坐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
之苦幸粉榆之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
雖迥殊於寒窻莫既成大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黷
盛心不任覲面

通徐倉使

林克齋

藩屏疇庸邠縉從天而下度臺將指持節被江以東茲九
重引近之有光且一道平頌之攸賴風聲戾止觀聽翕然
矧綴屬於下陳輒贊名於尺訥某官雙溪擢秀六館蜚英
煌煌華國之文科第直俯拾爾磊磊濟時之略州縣豈足
留之姓名果徹於凝旒步武頓開於亨軌擢由金耀式是
璧流給札玉堂織天孫之雲錦離書天祿登道家之蓬萊屬
九虎之啓扉俄三刀之入夢淮邦草木已稔識於威名江
國生靈慨每淮於乾溢界之英蕩被以光華瘴粟腐紅茲

暫司於歛散橐荷持紫俯入侍於邃嚴某才下亡庸命奇
寡偶蓮泛莫裨於寸畫瓜特已上於更書劍聆濡轡之來
正值儼裝之際願承約束棲燕幕以奚安或假甬緣登龍
門其自始

通徐提舉

王懼軒

輟班郎首掌委閩都公道宏開方觀舍人鳳閣之樣遐哉
何幸驩迎輶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某官清凌
氷柱峻埒斗柄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湖先
主之一派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
補外晚乃立朝繡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王邸朝吟
首着之盤發揮石室之祕儲敷歷錦窠之清選使其道之
必賤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
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湯許史之門公獨凜然自詭召杜
龔黃之政以安定之李淑於千里故蒼溪之最徹于九重

果錫召環重登緊地不屑枉尋而苟合徑持英蕩以遐征
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離流蕩
析者未歸白粲價翔誰與發倉於河內罕盈禁密殆幾為
弃於國中碩鼠之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諷度
必可釋於頤憂矧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
以中書何無冠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磊
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重宇宙之名伏念某
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師橫
經習瀨見朝於羣弟抗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
為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伏從受
察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以
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
收名定價之思持一辨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通提舉李監簿

戴象麓

拜命璪旒陞華玉節帝念江西數郡率多室重罄腹隱雷
之氓公寔斗南一人宜散錢流地粟雨天之惠九重妙東
一路惟謠披心屬吏之恭頓首慶函之上某官民之父母
學者宗師曾中三光五嶽之氣全筆下六經諸子之粹粹
一襟閑雅曠然野渡之橫舟衆忘洗除澹手止水之在淵
所養者孔孟聖賢之孝力故用則堯舜君民之事功至今
南豐昭武之父老相與言雖古中牟穎川之治行不是過
盍趣入鵷班之覲胡尚勞駟轡之馳天憐民貧茲土幾罹
於兵旱人僕公久福星爰出於虛危再三念艱食之窮氓
第一講常平之荒政歲熟則糴貴人飢則平糶天地此心
冬煖無號寒年豐無啼飢父母其德下車未及兩月之久
闔部已拜幾分之寬歡呼行路之口碑歌誦活人之手段
民何幸甚天寔福之挽起西江願早徧鮒轍斗升之水召
還北闕即近龍顏咫尺之天某耿然書生冒此邑寄加依

之寇燬繼以旱荒艱阻備嘗鼠技嗟已窮於五孤寒誰援
鵲枝空自逸者三幸天開臨照之明俾日竊旃幪之芘第
當膚使消吉建臺之日適值小吏謁告還舍之時既不能
負弩以先驅且併與班函而後至僅方祗戍懼莫逃愆江
湖不計鳧鴈去來仰祈涵宥天淵各遂鳧魚飛躍尤賴作
成

通福建李提舉

方壺山

躡跡鸛鸞嘗望魁躔之色叨榮壯駱得親使節之華平生
素見許以襟期聯事又相關於脉絡喜而不昧辭以見情
共惟某官貫日忠精彌天聲價奪龍頭而鼓餘勇早嘗空
冀北之群執牛耳而主齊盟今見推斗南之一頃鄉鄰之
有闖入帷幄以贊謀迄今五羊之境安全藉六鰲之名重
其出處進退之際乃理乱安危所關遂上蓬山冒著青藜
之劉向至躋粉省眼空皓首之馮唐幹魁柄姑少遲之扈

屬車豈不可者屬時皇上惠顧閩中閣四方霖雨之恩普
一道福星之照公奉刺而吏貪之墨洗簿征歛而民力之
頽蘇凜然如大行臺謹焉號貞刺史然而時尚多故事有
至難百年之局面轉危諸賢之國手可想力不弘固以無
勝此任用未及亦何以責其功世道如斯公苟安在矧繇
膚使徑拜頭廳永留槐位之芬芳大究菊坡之事業其去
國三暑銅身一寒瀨再乞於鏡湖欲永尋於盤谷忽叨乘
傳莫許猶墻頽筋力之支離且聰明之殫淺非得使者躄
何為馳原陞之車故恐好事人欲勒回山林之駕幸是觀
風之部最為近水之臺甘苦必均休歲必同有無相通緩
急相應與故人飲雖非廉訪之所宜為君子僚惟願箴規
之樂吉

上王提舉

方秋崖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不

為李將軍之地倘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昔者
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予兩叔
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想忘於子姓察吾政
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於先生揜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
挈提者乃公道不知潛矣請具陳之伏念某藐然孤蹤切
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兒薄吾澤耶竟以
墮塵埃之吏至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奉眼視八荒
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以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
於山間如置身於水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
然否則既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豈
無他人胡不比焉又執實為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鴈自同
旅汎之鳧共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氣方落筆於蓬萊
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
少雙而文有躰此孝者之斗北為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

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雖黃但願主識
韓荆州蓋久已傾心於門墻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
提使無已藉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切仰盛心必垂明聽

回馬提舉

方秋崖

草木之同吾味方將式干木之閭宇宙之有此山乃莫挹
浮丘之袂但指隱居之處所留為他日之緒談共惟某官
親傳太極之旨妙得先天之易江東獨步今有大馮魁下
一星共推宿老亦既幾年於此矣尚馳六轡而去之意者
嘻笑怒罵而成文章自負無虛於名下如是赳赳囁嚅而
康富貴亦盍浩然乎山中細書聊為夫蒼主平準何嫌於
紅腐民方艱食忍獨愛南山之雲帝有恩言其為激西江
之水姑勿罪歲今行召鄉某謬悠其人漫浪而仕柰何命
也盡信書如無書歸去來兮子非我安知我自返蓬蒿之
徑屢尋香火之盟徑為此行殊不自意慨山人去而猿鶴

怨誰與晤言使嘉木秀而禽鳥鳴敢無封菲

回胡提舉

李梅亭

訢合守符載馳使節田里之無愁恨已茂民庸原陞之有
光華宜膺君選共惟某官器資凝遠德履端深迎寒露置
玉壺挽而不濁懷蓮城佩寶璐即之也溫有華左輔詳試
右翊歛嚴瀨釣竿之手將賦歸來適武夷粟粒之牙猶煩
料理龍光甚渥杜轡如濡君乘使者車民知免矣詔詣行
在所予日望之方欲通咫尺之書乃先動四五之惠某老
未得謝命作納言不善斲而汗顏稍麾即去望持斧之直
指更勉其駸

代回湖南揚倉九鼎

揚誠齋

顯陞薄政改首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上尤望賜故
資原陞之駸書繡分光宵衣寬碩共惟某官性資寬粟材
具碩庸觀其不渾州縣之勞固知必為廊廟之器兩著杆

城之績去則見思一罹枕塊之悲毅然執禮既畢祥琴之
御爰膺戎器之除適是重湖年饑而用不足加之諸洞地
大而孽易牙欲其澄清知所斂散非輟寬闊通敏之士難
課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氣突不黔席不煖了
無偷安避事之情君有倉行有糧會見節用愛人之學某
賀我選厥逢人說斯暮見吳山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
湘水願功名留久遠之看

外宗正類

賀新南宗

王驪軒

鎮領房山司宗睢郎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班
天屬生值聖時爰舉第一人而為長潔蠲吉楮登進賀床
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淳熙之末
射策耿魁宿之芒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光之獨在忠勤

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材仕觀化宣風之重寄
古庸巨鎮价藩揚六靈之威徽省華階跬步眈三台之秩
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信厚之風成宜訓
齊之遴選時維族老方堅志闕之心帝有恩言亟下建臺
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
武穆之英益習易沛楚詩之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
之卿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尊忠朝廷則孰過李勉之
德量鉄鉞方欣於南下衮衣以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
師言允穆宗室為相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
紹興之始伏念某癡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
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諛來倚席以何
顏嘆無檀而獨冷見文甚淺易昭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
有風霜之懼所幸者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作教誨之
以雅言提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來仙李蟠根固

可使倚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通南外宗使

前人

歛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文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光
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學問工夫
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節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
鼓琴者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
春容正始之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
壯縣蜚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卷池綠水之猶香
端入綴於周行得與聞於國計使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
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人嘆橫舟於野渡公
唯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訊籠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
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屏優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
廉貪而起懦厚德足以雅俗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
領郡則繭絲之不急豈持武穆文昭之裔屹若維城抑令

召父杜母之謠驩然在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
首揆久虛已入金甌之簡記脩名不朽留爲玉牒之芬芳
伏念某樣不入時弊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
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澄之叵測噴
有煩言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下臨軒而策寒
暖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
變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
陛之間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熱屬
者笑之顧才踈無事長之能而李淺犯爲師之戒幸借隸
萼聯南宮進士之名况在松廳識東閣卽君之貴爰以及
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嘲於士友叔
名定價倘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唯甲辰之遇

通西外宗使

楊誠齋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邸獲分太乙之光輝
敬飭墨卿晉干籟帥某官清凌沆瀣和毓均倪學問工夫
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
早從文屋以策勛旋歷宦途而恬退春風鳧鷖清閑鳴單
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耻皇皇於人爵甘落
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監郡平分濂溪霽月
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汙實政紀山林之野史
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屏風褒詔分司於仙籍
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公內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
然而風濤如此人物耿然衛社稷則無如未虛之精忠尊
朝廷孰過李勉之德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則
難兄法從之舊種好爲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
伏念某樣不入時弊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
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叵測噴

有煩言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
峻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取容已獨執方而不
變或校短揜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
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屬
者笑之李殖久荒冒犯為師之戒心茅茲塞殊無事長之
能頃僕被以東歸擬摳衣而北面久辭逆旅莫候前驅標
期雖企於門墻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夫而
提撕之以玉于成敬熏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
易既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温主敢覬覦於羅致

通西宗趙司直

方壺山

仕東平之鄉久親丈席依西外之邸容試閑歌入闕叔宗
族之書知公唱理義之孝翕然相賀前此未聞某官燕邸
諸孫文公高第五夫精舍昭然公子其間四書深衣匪獨

勉齋之授教自博而入約仕將行其所知立朝精神治郡
保障乃有憑國城社奪民田疇疏亟上聞白叟為之吐氣
俟捨我去黃冠出而噬人節相傳以為高論不售而奚樂
恬然閉戶久乃司宗小試而人屈之私淑乃吾願也中庸
旨趣昔者親聞之師麟趾衆多更以告語其族向同歆異
白放賀奇悉揉而惟正之從者徧者非材之過宗室知道
此風漢晉所無師保相王吾國周唐之邁某游浙奚遇登
門獨榮退後墮山邑之窮翻憶朕宗庠之舊欲前若繫敢
質所聞武城以愛人稱李宰以治賦斥是文李未始不適
用然政事非輕於分科使二子而生於今則一世之論必
異乃如愚見終不願健全之名更請誨言或庶幾聖門之
意諄諄無吝切切有祈

通西外趙判宗

危巽齋

屬尊麟趾率歸糾合之中郡昇龍溪幸與照臨之側敬修

辭命以通姓名共推某官毓慶璇源分輝保葉氣和而守
正學博而用閑文采宣明宛在劉向李邕之右議論濬發
深得晦庵濂溪之傳名隱隱以雷霆任駸駸乎霄漢入司
天憲民自謂於不究出綰邦符政復多於遺愛爰以東平
之善遂司西外之名盤石一強維城增重行膺紫詔趣侍
凝旒豈無他人孰若金枝之秀不有君子誰參玉鉉之崇
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於不孝得無血指於旁
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河潤千里豈無及晉之
波厦廣萬間是亦屏周之意

回西外趙知宗

陳寅忠

駕壯罔功暫叨承攝傳魚有爛猥辱褒揚味謙挹以難勝
拊踈庸而知愧某官諸姬為近大雅不羣左戚右賢偉獨
高於今世文經武緯迨遠過於古人有嘉盤石之英暫典
維城之彥地分南服天簡中宸旋錫寵於鴈行益增崇於
麟趾克先睦族允資糾正之才周重宗強即輅便蕃之渥
其一之已甚二者何堪森繁劇之滿前凜凜憂危之填臆胡
能全璧但屈指於言歸尚藉斷金式傾心於貶誨

回西外趙知宗

林克齋

大君有命申放寵渥之新伯臣司宗無越者英之舊方屬
籍視成之始亦侯邦借潤之初某官胄出神明學通今古
論議冠諸宗室夙擅白眉老成尚有典刑今推黃者燕間
雖暇涵養益休鴻寶之方自竒謫仙之詩無敵矧年高而
德邵且屬近而行尊典周室之宗盟宜存司於麟趾為劉
氏之祭酒行入對於龍光某正尔依仁欣焉聞命敢謂別
裾之未久遽蒙染翰以相先一日有似於三秋悵阻置杯
之教兩地匪遙於千里幸分隣燭之輝

代回西外趙知宗

李梅亭

疏詔東平展親西外王曰叔父立愛始于家邦汝作扶宗

受祉施于孫子棟華薛薛瓜瓞綿綿共惟某官大雅不群
為善最樂箴規磨琢蹈衛武之流風忠義輪囷聚劉向之
封事庸專糾合之任助成睦族之仁周之宗盟誰若滕侯
之長唐之宰相豈遺德裕之賢某側聽渙揚未遑族賀召
伯分治諒信若麟趾之詩長卿倦游愧莫績兔園之賦

代回西外趙知宗

劉後村

小宰立班愧星辰之曳履大宗維翰貽月露之連編雖過
乎情良感此意共惟某官忱恂有守信厚不浮主天揖同
姓之聯肅然糾合盡日宣三德之敬莫不沒明雖云為善
之居家尤樂推賢而報國有革新渥猥及陳人某司臬亡
庸共工甚忝虎拜稽首願觀蕃錫之榮龍作納言已懼曠
官之辱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四

續集

潘汝源

書